



珍珠姑娘



Jennie Gerhardt

珍妮·葛哈特

珍妮·葛哈特

SHANGHAI UNIVERSITY PRESS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百

丛书主编 韩霆一 宋能



众阅文学馆

珍妮姑娘



Jennie Gerhardt

[美]西奥多·德莱赛 著

李健凤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ZHENNI GUNA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珍妮姑娘 / (美) 西奥多·德莱赛著; 李健凤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6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ISBN 978-7-5495-9793-2

I. ①珍… II. ①西…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
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2649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七级工业大院 邮政编码: 101117)

开本: 880 mm × 1 230 mm 1/32

印张: 13 字数: 306 千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 言

古今中外，各个知识领域中的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就是经典。可以说，进入“世界文学名著百部”的这一百部书，是经过几代编者和读者遴选的结晶，不仅具有典型的代表性，而且其受欢迎的程度也自不待言。但作为推荐书目，有两点还须说明：

其一，重要性。对人的教育，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不仅仅来源于教师和家长的伦理说教，还来源于对社会事件和人类活动的认知和接受。作为智育和德育教化的辅助手段，优秀的文学作品能起到教育的作用。这也是教育部为中小学“语文新课标”选定百余部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作为必读书目的宗旨。文学作品是通过艺术形式和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它犹如一面镜子，对开启人的心智，选择人生取向，都具有参照价值。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能达到汲取精神力量的效果。在心灵被触动的刹那间，人的思想和品格会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从而不由自主地提高了自身的道德修养，充盈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正如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

另外，作为精神享受或娱乐的一种方式，阅读也是生活的高雅选择。再则，阅读对于提升人的文化素质和语文能力的作用不容小觑。

其二，必要性。我们编选的这套书，多是译坛新秀的重译本，有人可能说，一遍遍地重译，意义不大。这种论调完全是对翻译文化发展规律和实际缺乏认识的一种偏见。众所周知，世界各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文化活动已越千年，中国开始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的历史亦逾百年。各国彼此互译文学名著不仅成为翻译文化交流的重要史实，也已成为翻译文学不断繁荣的象征。一部文学名著在某

种语言或几种语言的译本超过百种的，如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个数量，但有几种译本乃至几十种译本的现象已经不少见。随着中国翻译文化的迅速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译本愈来愈多将是大势所趋。

别说是不同语言的异域文化，就是本民族古代文化典籍的现代语言译本不也是层出不穷吗？《论语》《老子》《庄子》等的白话文译本何止百种？

外文译本的不断推陈出新并不意味对前人翻译成果的否定或贬低，而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用更贴近时代的语言重新表达。试问，现在的年轻读者还能去看上个世纪初的林译小说吗？五四时期用白话文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现在人们读起来也会觉得很拗口。甚至大文豪鲁迅、郭沫若的译文现在读起来，有时也令人皱眉头。

任何一种语言都会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而文学作品是反映时代的定型产物，它只能作为文化遗产而存续下去。对于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如果二三十年没有出现新的译本，前人的译本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缺乏语言当下的时代感，就会出现翻译文化滞后于时代发展的状态。文学翻译不是一枝独秀的花坛，而是百花争妍的园圃，万紫千红应是它的本色。

这套丛书的选择和编辑，主要是本着适应当代年轻读者的语言和口味而操作的，是否能适合大多数人群，也是一种尝试。这套丛书若能实现编者的初衷和使命，就应视为如愿以偿。当然，它也会成为中国翻译文学出版史中的一页。

《珍妮姑娘》由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李健凤老师翻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19
第四章	31
第五章	41
第六章	53
第七章	67
第八章	75
第九章	81
第十章	90
第十一章	95
第十二章	100
第十三章	104
第十四章	110
第十五章	114
第十六章	120
第十七章	126
第十八章	132
第十九章	139

第二十章	144
第二十一章	147
第二十二章	154
第二十三章	162
第二十四章	171
第二十五章	175
第二十六章	178
第二十七章	185
第二十八章	192
第二十九章	201
第三十章	209
第三十一章	213
第三十二章	218
第三十三章	224
第三十四章	231
第三十五章	234
第三十六章	240
第三十七章	249
第三十八章	252
第三十九章	265
第四十章	272
第四十一章	275
第四十二章	279
第四十三章	287
第四十四章	292
第四十五章	295

第四十六章	303
第四十七章	308
第四十八章	313
第四十九章	316
第五十章	320
第五十一章	327
第五十二章	334
第五十三章	341
第五十四章	347
第五十五章	353
第五十六章	361
第五十七章	364
第五十八章	369
第五十九章	375
第六十章	382
第六十一章	391
第六十二章	401

第一章

一八八〇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有一位中年妇人，带着一个十八岁的年轻女子，走进了俄亥俄州科伦坡市的一家大旅馆里，到账房的写字台前，问他旅馆里有没有她能做的活。那妇人身材丰满，一张坦率开诚的面容，一种天真羞怯的神气。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隐藏着无尽的心事，只有对那些凄惶无告的穷苦人面目作过仔细观察的人才能看得出来。紧随她后面的年轻女子是她的女儿，一种畏惧和羞怯使她躲在她母亲的背后，眼睛始终不敢正视前方，这种神情任谁都猜出她是从哪儿来的。她的母亲虽然没有念过什么书，却有一种含有诗意的心情，具备着幻想、感情、和天生的仁厚；她的父亲具有一种沉着和稳重的性格，两种性格结合起来就造就了她这样一个人。如今她们正穷困潦倒。母女俩贫困窘迫的样子也感动了账房先生。

“你想做些什么活儿呢？”账房先生问。

“也许你们这里有一些洗洗擦擦的活儿，”她羞怯地回答，“我可以擦地板。”

她的女儿听了这句话，就不自觉地转动起身子来，她不是因为不想做这工作，而是因为她不愿意让人家看破她们快要生活不下去，才来找活干。那账房看她们这般可怜，心里不免产生同

情。看那年轻女子脸上露出的无奈的神色，就知道她们的境遇确实已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请稍等一下，”他说完就朝身后的一间办公室走去，去叫女管事长出来。旅馆里是有活儿干的，因为扫地的老婆子走了，楼梯和客厅没有人打扫。

“那个年轻的姑娘是她的女儿吗？”女管事长问，因为她从她站的地方就可以很好地看见她们。

“是的，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她想来的话，下午就可以让她过来。我想那姑娘一定会帮她的忙吧？”

“你可以去见管事长了，”账房回到写字台旁，面带微笑地对她们说，“就从这边过去”——指着他身边的一个门，“她会给你安排的。”

以上所述的这一幕，是玻璃匠人威廉·格哈德一家的不幸的顶点。原来威廉·格哈德的这个工作，也和其他低级职业一样艰难，每天都得看着自己和爱人，还有孩子们，仅仅靠辛苦劳动得来的那一点东西来勉强维持日常生活。他自己正卧病在床。他的长子希巴宣——他的朋友们都称他为巴斯的——在他们当地的一个货车制造商那里做学徒，每个星期仅有四块钱的收入。他的大女儿珍妮妃甫，虽然年纪已过十八岁，却从来没有工作的经历。其他的孩子，乔治十四岁，玛蒂十二岁，威廉十岁，维多尼亚八岁，他们都还是个孩子，什么事都不能做，这样一来，生活的重担就更大了。那所住宅是他们主要的资产，虽然为了六百块钱的借款已经把房子抵押出去了，但总算还是他们父亲的资产。他之所以要借这笔债，是因为他想买下这所房子，但还缺三个房间和一个门廊，就可以住下全家的人了。抵押的时间本来还有几年，

可是他现在非常的穷困，不但把借的钱都用完了，就连下一年的利息也拿不出来了。弄得格哈德一点办法也没有，医生的诊费，房子的利息，还有欠着肉店和饼店的钱，虽然人家都知道他老实本分，允许他拖欠，可时间一长，大家就不会再相信他了。这些事占据了他的整个心头，天天折磨着他，他的病也就很难好了。

格哈德的妻子并非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曾经一段时间她以洗衣服为生，其余的时间用来在家做一些家务和照顾孩子跟丈夫，还得不时抽出点时间来抹抹泪。旧店家不赊东西给她，她就只得去找较远的地方找个新店家，先拿一点现钱起个账，然后靠赊东西来过活，直到那店主听了别人的议论就不再赊东西给她，她又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去找。玉米便宜了她就只熬一罐灰汤玉米粥，再没有别的东西，这样就可以吃一个星期。玉米粉做羹，是勉强可以填饱肚子的吃法，要是往里面再加上点牛奶，就能当筵席看待了。油炸山薯是他们最奢侈的食物，就更别提咖啡了。煤和木柴都是他们辛辛苦苦从附近捡回来的。他们一天天地度日如年，盼望父亲的病快些好起来，玻璃工厂可以早点开工。但是到那年冬季即将来临的时候，格哈德就开始绝望了。

“我必须迅速走出困境，”这是那坚强的德国人经常要说的一句话，当时在他那种无力的声音里，他的焦急只能得到一种虚弱的体现。

真是祸事不断，碰巧维多尼亚又出了疹子，一连好几天，大家都当她就要不行了。她的母亲不顾一切专心守着她，时时刻刻都在为她祈祷。爱温吉医生出于天性的慈悲，每天都会去给那孩子认真地诊查。路德派的教士翁德牧师也用上帝的名义来给她慰问。他们两个都把一种严肃的气氛带到她家里来。他们是代表超越的力黑袍神圣使者。那格婆子一直哭哭啼啼地守在床旁，仿佛

那孩子马上就要离她而去了。三天后，危险期终于过去了，可是家里仅有的余粮也吃完了。希巴宣的所有积蓄都已经用来买药了，只剩下煤可以去捡了，但是孩子们去捡煤的时候从铁路站场好几次被赶了回来。当格婆子几乎要放弃时，方才想起这个旅馆来。现在她得到了这个机会，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你希望得到的工钱是多少？”女管事问她。

格婆子急需用钱，见女管事这样问，便也就胆子大了起来。

“一天一块钱，多吗？”

“不多，”管事说，“这儿每星期大概只有三天有活儿，你只需要每天下午过来一趟把它做完就可以了。”

“可以，”格婆子说，“今天就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的，我现在就来告诉你那些洗擦的工具放在什么地方。”

她们如此仓促进来工作的地方是当地的一家富丽堂皇的旅馆。科伦坡是本州的首府，有五万人口，每天都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旅客，确是经营旅馆业的一个好地方，这几年来的生意又有好转，最起码当地的居民也会为此感到自豪。这旅馆是个五层的建筑，规模很宏大，在中央广场的一角，议事厅和大店铺都在那里。旅馆里的接待室很大，而且最近又重新装修了一下。地板和护壁板都是白色大理石的，由于常常擦的原因一直都是光耀夺目。有一张庞大的楼梯，胡桃木做的扶手，黄铜做的横条。旁边有一个很引人注目的角落是专门用来卖报纸和烟卷的。楼梯转弯处，就是账房的写字台和办公室了，屋里全是硬木做的隔板，并且有的煤气灯装饰着。在接待室一端的门口，专门是用来理发的一个房间，放着一排排的椅子和修脸用的水杯。门外的公共汽车和火车不时地来来往往。

一般，只有上等社会的人才会居住在这个大旅馆中。本州好几个州长，在任期间都把这里当作家一样来居住。又有两个合众国的参议员，每次有事到科伦坡，都会在这里开一个有会客室的房间。其中的一个参议员布兰德，旅馆主人都已经把他当作是一个常驻的顾客了，因为他是当地人，而且至今未婚。其他短住的客人，有众议员、各州议员、商人、专门职业者，乃至大批行业不明的人物，来来往往，形成了这个缤纷的世界。

当时母女两人突然走进到这个光彩耀眼的地方，就感觉到无比的害怕。

她们始终小心谨慎的，害怕出错，不敢去碰任何一件东西。她们正在打扫的客厅铺着红色的地毯，在她们眼里就像王宫一般华丽。她们都不敢抬头看，一直用极低的声音说话。到要去擦台阶上和楼梯上那些铜条的时候，就得让她们拿出勇气来了，那母亲有些害怕，女儿觉得这样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很不好意思。楼梯下面就是那间富丽堂皇的接待室，人们在接待室闲聊的同时，都看得见她母女两人。

“这里不挺漂亮吗？”珍妮妃甫压低了声音对母亲说道，却因听见自己的声音而感到恐慌起来。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这个时候她正跪在地上，努力地用她那双笨拙的手在绞擦布。

“住在里面应该会花很多的钱吧，你想是吗？”

“是的，”她的母亲说，“别忘记这些细微的地方也要擦的。看你已经漏了好多地方了。”

珍妮听了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继续认真地干活，使劲地擦，再也不敢随便看了。

那母女俩很认真地工作着，一直到五点钟的时候，外面天黑

了，整个客厅的灯都亮了，看起来是那么的美丽，其实她们已经快要擦到楼梯脚。经过大旋门，从寒风冷冽的外面赶进来一个强壮帅气的中年绅士，他那缎子做的帽子，宽敞的军用斗篷，在杂乱的人群中，立刻就能显现出他那独特的气质。他的脸面有点偏黑而且带有一份严肃，但是线条开朗，显得是富于同情，他那双明亮的眼睛上面有浓黑茂密的眉毛掩盖着。他经过写字台的时候，捡起事先就为他准备好的钥匙，走到楼梯边拾级而上。

当他看见在他脚下正在擦地板的中年妇人时，不但特地为她拐了个弯儿，并且很亲切地挥了挥手，等于说：“你不需要回避。”

可是她的女儿已经站起来，目光正好触碰到他的视线，她那有些害怕的神色，显出她怕自己挡住他的路。

他面带微笑地鞠了个躬。

“你不需要客气，”他说。

珍妮只微微地一笑。

他走到了楼梯顶，忍不住又回过头看了一眼。这才看清她那楚楚动人的样子。他看见她那白皙的高额头上很自然地分披着两条发辫。他又看到了她的眼睛是蔚蓝的，皮肤是柔滑娇嫩的。他甚至于可以从容赞赏她的嘴和她那略显丰满的腮帮，尤其是那圆浑婀娜的体态，看上去充满着青春和健康。他看了一眼之后，就庄严地向前走去了，可是她那迷惑人的体态，已经深深地刻在他脑海里跟着他一起走了。这个人就是青年议员乔治·雪尔福斯托·布兰德阁下。

“刚才上去的那个人不是很英俊吗？”过了一会儿珍妮说。

“没错，是很英俊，”她的母亲说。

“他的手上还有根金头的手杖哩。”

“别人走过去的时候，你不要总是盯着别人看，”她的母亲很严肃的跟她说，“这样会显得很礼貌。”

“我没有盯着看他呀，”珍妮天真地回答，“是他先向我鞠躬的。”

“好吧，不管怎么样你不要盯着人家，”她的母亲说，“人家会因此不高兴的。”

珍妮不作声地工作起来，可是这个缤纷多彩的世界，已经影响到她的感官了。她实在不能不去听周围的热闹和谈笑。大接待室的一区就是吃饭的场所，那里传来盘碟碰撞的声音，分明正在预备晚餐。另外一区就是接待室的本部，那里有人正在弹钢琴。晚餐前悠闲舒适的气氛正笼罩着整个房间。这就在那天真的劳动女子心中触起了一种希望，因为她正处于风华正茂的青春时期，贫穷还不能占满她所有的心。她没有停止过工作，有时都已经忘记身边辛苦的母亲，忘记母亲眼边皱纹密布，母亲嘴里常常要嘟囔。她只想着周围的一切都很诱人，希望自己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份。

下午五点半左右，女管事想起她们，就来告诉她们，她们可以走了。她们终于松了一口气，离开那已经全部擦完的楼梯，收拾好洗擦的工具，就匆匆动身回家。

她的母亲觉得至少找了份工作，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

路上有几座豪华的房子，珍妮心中又想起了在旅馆中的新奇生活而产生的那种朦胧的情绪。

“有钱不很称心吗？”她说。

“是啊，”她的母亲回答说，当时她正想着害病在床的维多利亚。

“你看见旅馆里那么大一间饭厅了吗？”

“看见了。”

她们经过一些破烂不堪的草房，在凋落的枯叶里走着。

“我恨不得咱们现在也有钱，”珍妮自言自语地说。

“我可不知道如何是好，”她的母亲叹了一口气说，“我相信家里已经没有可吃的东西了。”

“咱们去找找包门先生吧，”珍妮大声地说，因为她那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又被她母亲的绝望声音唤起了。

“你认为他还愿意相信咱们吗？”

“咱们可以去对他讲明咱们在什么地方工作。”

“好吧，”她的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

离她家不远处有一家灯光昏暗的小杂货店，她们小心翼翼走进去。格婆子正要开口，可是珍妮抢先说了。

“今儿晚上可以借给我们一点儿吃的吗？我们现在在科伦坡大旅馆做工。星期六一准给你钱。”

“是的，我们现在有事儿做了。”格婆子补充道。

包门是她们家里还有积蓄的时候一起做生意的好朋友，因此知道她们说的是实话。

“你什么时候去那边工作的？”他问。

“今儿下午。”

“您是知道的，格奶奶，”他说，“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我的日子也很艰难，”他再加上解说道，“我也得养活我的家。”

“是的，我知道，”格婆子瘦弱无力地说。她那旧绒线打的围巾掩盖着她一双做工做红了的粗手，可是它们在那里边不安地动着。珍妮撅着嘴站在一旁。“好吧，”包门先生最后说，“这次就借给你。星期六一定要归还我。”

他把食物包起来交给珍妮，又带着点讥讽的语气说道：

“我想你家一有钱，就去换做生意了吧。”

“不会的，”格婆子回答说，“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她有些害怕，不敢再谈下去了。

她们踏进那黑暗的道路中，沿着破烂不堪的草房向自己家里走去。

“我不清楚，”走到门口的时候母亲有气无力地说，“他们有没有捡煤回家。”

“你别担心，”珍妮说，“要是他们没有去捡的话，我会去捡的。”

“有一个人赶我们走呢，”当母亲问起他们捡煤的情况的，这是那心里慌乱的乔治回答她的第一句话。“我也捡了一些煤，”他又说，“我的是从一辆车子上掉下来的。”

格婆子只微微一笑，珍妮却大笑了。

“维多尼亚的病情好点了吗？”她问。

“她似乎已经睡着了，”父亲说，“我五点钟的时候给她吃过药。”

一顿微不足道的晚餐正在预备的时候，母亲就走到孩子的病床前，像往常一样依旧开始熬夜。

吃饭的时候，希巴宣说出了自己的意思。他是在社会和商业上有经验的，因此大家都觉得他的建议值得考虑。他虽然只是一个造车匠的艺徒，而且除了他所尽力获得教义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的，但是他已经拥有了男人的特色和精力了。人家给他改的巴斯这个名字跟他非常的相符。他显得强壮威武，从他的年纪来说相貌要算不错的，正是一个典型的都市青年。他早就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认为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就必须做点事儿——去交一些事业有成上等社会的人物，最起码要装得同他们结交的